

全華叢書





菊泉怡壽詩序

李守名汝嘉

衢州李侯泉南人也起家進士以尙書戶部郎官來  
爲是州視民之所欲惡而弛張之摧姦強惠貧弱大  
修郡縣之學以敷文教而城垣樓櫓之有圯壞者亦  
時葺之弗忘武備焉旣六載而績用有成田里熙熙  
無愁嘆聲侯未嘗自以爲德方且爲伯玉之知非益  
勤其所未至詩所謂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  
遐不眉壽者侯其有焉乃季秋二十四日適侯初度  
距其生甲子已三百矣而來者未可旣也庠序之師

諸君祺告于眾曰侯之勤于政仁于民古良二千石  
弗能過也矧吾與二三子者無小無大從侯于邁可  
無一言以爲壽觴祝乎維茲之日菊有黃花聞古之  
人有飲菊水而壽者盍亦以是播諸歌詠乎眾皆曰  
然遂摘取蘇老泉詩氣稟金行秀德備黃中美古來  
鶴髮翁食英飲其水二十字爲韻人各以其韻賦詩  
爲壽而題其卷曰菊泉怡壽云詩旣成諸君以予於  
侯爲舊契使其徒某持以示予屬爲之序嗚呼自天  
下郡縣以來今之郡守猶古諸侯也故詩人之祝其

君者必以壽而祝之壽者必以物爲况若闕宮之崗  
陵天保之南山松柏是已夫岡陵松柏物之壽者未  
聞壽人也詩人猶有取焉若菊之爲物雖不以壽名  
而能壽人其見於神農書風俗通以及諸傳記之所  
載者往往可徵况其早植晚發黃中通理焜然獨秀  
於風霜搖落之際又有君子之道焉奚起松柏山陵  
爲物之壽者哉侯之生維菊之時侯之賢比德於菊  
而衢之所亦多菊之地也以若人守若土而服焉其  
壽宜何如耶諸君之詩所以反覆詠嘆而不能已者

其意豈異於天保闕宮也耶雖然侯之壽豈以一身  
爲哉其推之醫國庇民衢人之痒痲疾痛天昏札瘥  
者咸有瘳焉則衢之水皆菊潭也衢之土皆壽鄉也  
而奚止於一身之壽哉然猶未也其進而羽儀於天  
朝又將移其所以壽衢人而壽天下則侯之爲壽不  
尤大乎又余之所深望者

文山先生六十壽詩序

予友吾先生景端奮乎太末之墟而節行文學卓乎  
當世始出而論秀於鄉哀然魁薦比入京師游太學

六館之英歛筆推讓達官名士內交恐後貴游子弟  
爭從受業莫不以倫魁擬之而五上春官不一偶蓋  
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嘗以親老棄進士舉俛就  
乙科得教諭江浦母夫人時已有疾弗任遠途乃獨  
侍翁慎齋以之官而留其妻若子養母於家居數歲  
慎齋忽有所不樂遂復棄官以歸政施厥家而宗黨  
外內莫或閒言蓋其爵以天不以人也誨人講學爲  
文亶亶不倦而於禮義廉恥孝弟忠信之行尤惓惓  
焉士類翕然興起及去江浦而家食者又十餘年矣

四方學者考德問業戶屢常滿隨其才分咸有所得  
斯又其推以及人者也先生之表表若是而欲然不  
自足焉進德之功老而彌篤其亦庶乎有道之士哉  
先生之生歲在重光大淵獻而今茲之歲又復在焉  
八月己酉其初度也以絳老之例推之蓋歷三百六  
十有五己酉矣而精明強健無異壯時爲壽未可量  
也吾黨之士某輩仰昌黎之山斗有不勝其祝愿之  
私者相率賦詩以爲壽觴之侑而屬予序之或曰死  
生富貴有命在天壽非人所能爲也其可以祝而得



哉天之生物栽者培之以先生之所樹立栽之深矣  
則其因材而篤將必有培之者而奚假乎人言之祝  
哉或曰不然書稱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則天非有外  
於人也其不可以祝而得哉古三百篇所錄若南山  
有臺若瞻彼洛矣若蓼蕭鳴鳩行葦旣醉諸詩之頌  
其君子往往以壽祝之亦豈無其理而爲之者哉况  
乎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則壽先生者斯文之所由壽  
也而可以不祝乎哉予謂二說雖殊各有攸當在先  
生者不容於祝而有必培之天在後學則不容不祝

以覲乎從欲之天也天之所存其壽之所存乎若先生之所以自處則知天不二而事天以終身俛焉孳孳不知年數之不足而前所謂二者之天又有不容計者豈曰壽之云乎以予之辱游最久而荷教爲獨厚也故不敢以他辭佞而述其所聞於先生者以爲序

壽吳晦叔六十序

予昔游鄉校友諸俊髦有吳明晦仲者從予業進士而其弟晦叔則業醫並能精勤所業予嘉其必將有

成也迨予自閩憲謝病歸田里則晦仲已領薦書而  
晦叔亦爲醫學訓科矣夫何晦仲不幸蚤世未覩其  
成獨晦叔以醫之良人供職太醫不相見者踰二十  
年數聞其被命典六軍及五城醫事聲稱籍甚士大  
夫從君問方藥車馬接跡於門則其業可謂有成矣  
昨歲癸亥予蒙恩起廢備員胄監則疇昔同游之士  
在南都惟夏官員外郎董君廷式而仕於朝者亦惟  
吳君晦叔焉間與童君相過從談舊故未嘗不嘆歲  
月遄邁吾生易老而久要之落落如晨星也童君又

言晦叔爾時年方英妙今亦艾而耆矣九月十日其  
初度也願巧一言以爲之壽予謂晦叔家世之賢內  
行之善與其藝業之精前秋官主事姜君仁夫之文  
已嘗稱述而推本其所以壽者美矣備矣予何假於  
贅言哉敢謝不敏而童君索之不置乃作而言曰吳  
君爲黃帝之學者也吾聞黃帝岐伯之書有所謂提  
挈天地把握陰陽獨立守神而壽無終時者有所謂  
涓德全道和陰陽調四時而積精益壽者又有所謂  
處天地之和從八風之理怡愉自得而亦可百數者

是皆吳君所素習能得其術則於壽其身也何有哉  
然黃帝之道不獨是也其傳於吾儒者有丹書之敬  
義充極其道又可以位天地育萬物壽國家於千萬  
世之久而無滅廢是奚止於一身之壽哉所謂上醫  
醫國者也吳君世業儒而教其諸子皆以儒亦有得  
於是乎否也君以伎駸駸進用尙亦以儒而醫爲今  
日之岐伯上以致吾君於軒轅下以措斯世於仁壽  
則其壽不尤大乎在勉之而已童君曰此正吳君所  
欲聞者請書以爲壽觴之侑

壽徐希曾母七秩序

吾婺爲浙水東文獻之邦由宋以來名公輩出立德立功立言者英風義概表表于時他郡莫及焉而今世之士罕有聞者予嘗悼徽音之莫嗣爲可愧也近以衰晚蒙恩起廢來官南雍始識永康徐君希曾以明經登第官刑科給事中侃侃論事不畏強禦有古爭臣風旣而以母老奏乞便養得改南京工科論事益切權幸側目有中傷之者幸天鑒其忠卒以無虞而志不少挫其所樹立當不止是庶幾振起頽風於

鄉邦先正有光焉後生可畏殆非虛語然意其必有  
所自也忽太學生某輩來告曰徐君之母太孺人樓  
氏宋樞密襄靖彥輝之裔而武昌守仲和之孫女也  
爲贈刑科給事中仕家之配在室而勤女事姆訓是  
閑于歸而佐奉養婦德用光不幸蚤喪所天含哀茹  
苦維持門戶堅柏舟之節晝夜劬劬鞠其七子以長  
以教備鳴鳩之德其長若仲皆力業成家卓卓有立  
而希曾其季也居官有聲推恩及親太孺人童顏鶴  
髮洩洩在堂翟冠霞帔命服有耀固宜其多福綏之

而壽考介之也乃弘治乙丑年躋七十九月十有七日其設悅之辰也希曾陟岷有懷白雲在望將乞假歸省而奉觴膝下以稱壽焉適朝廷推選廷臣之賢出佐方獄而希曾有廣東亞參之命而星軺玉節便道故鄉緋衣象簡戲舞於庭以樂其親此人生之至榮而吾鄉之盛事也南都士夫莫不爲詩以歌咏其事希曾彙爲一帙將持歸以爲壽觴之侑願先生一言以序之予旣重希曾之賢而又樂其母之壽也乃作而言曰世有斷織之母而後有以進其子之學有



倚門之母而後成其子之忠使非有孺人之貞善希  
曾何以能若是乎是宜諸君子之侈爲歌詠以祝其  
壽也昔朱子壽劉忠肅之母卓夫人也其詩曰賸喜  
古人頻獻納足知賢母外榮名吾於壽母及希曾見  
之又曰生朝舉酒天香發賤子當歌魯頌聲則諸君  
子有焉某也不斐之言莫能罄其祝願之私敢誦是  
詩以爲太孺人壽希曾往而旬宣外服其尙以忠肅  
之德業勲名自勵益綿孺人之壽於無窮則於先正  
諸公可匹休而並美矣豈徒鄉邦一時之榮而已哉

山海齊壽圖詩序

頃予被命起自休退備員南雍凡吾越諸君子之在南都者不鄙老朽咸辱與游而侍御葛君尤相厚善君世家上虞由明經登第出宰五河尋以治行優異擢拜臺察慨然有澄清志肅憲度補袞闕別臧否糾姦慝達於大體而不事苛細凡所建白弓切時政公卿大夫莫不賢之予竊以爲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其必有所自矣已而君介其友大理陳君勉之程君瑞卿來告曰侍御之嚴君澹菴先生者居於市不爲商

之道讀書好古而邱園是賁以勤儉裕其家以孝友  
爲其政以義方教其子姓時或鳴琴賦詩宴遊爲樂  
蓋深得考槃之趣者弘治壬戌以侍御貴勅封文林  
郎五河知縣今年又承恩詔得同其子服色先生與  
其賢配孺人鄭氏年皆七十餘矣季冬望日與孟夏  
六日其垂弧設悅之辰也童顏鶴髮洩洩在堂豸服  
翟冠輝煌里閨此人生之至榮鄉邦之盛事也適侍  
御以公事趨朝得便道過家省侍因命工繪山海齊  
壽圖而縉紳士夫莫不爲詩以歌咏其事將持歸爲

壽觴之侑願得一言以序之予於澹菴未獲一面將  
奚以爲言哉敢謝不敏而二君以爲侍御之意不可  
虛辱也乃作而言曰世之人子莫不願其親之壽而  
親未必皆壽親亦莫不願其子之賢而子未必皆賢  
願者牛毛遂者鱗角人皆以爲壽夭賢否之命於天  
而不可必也然而傳曰大德必得其壽曰仁者必有  
後又若有可必者其故何哉蓋天之生物裁者培之  
理則然也今以澹菴爲之父而伉儷皆壽福祿來崇  
以侍御爲之子而高第顯官榮及所生其父子所願

無弗遂焉謂非天之可必者耶然非有以栽之能若是乎是宜諸君子之嘉嘆而咏歌之也夫澹菴旣栽於前而獲其培矣繼今侍御其尙益加栽植以答天貺樹勲揚休而流芳竹帛若鄉之先正杜祁公李莊簡劉忠公焉則天之保佑申重以培乎澹菴者庸有旣乎其福祿壽考殆將與南山之不騫不崩東海之不盈不虛者同乎無疆而大遂其所愿矣夫豈止於一鄉之榮一世之長而已哉斯固侍御繪圖之意也爰用書諸首簡以爲羣玉之引

壽松圖詩序

吾邑著姓稱靈湖郭氏自其先曾祖某翁積德累善  
用昌厥家若子若孫世載厥美以培以植益大以豐  
再世後官部署職臺憲者相望伯仲間逮今中舍君  
又以科第起家爲時顯宦羣從子弟皆彬彬文雅有  
謝庭玉樹之風簪纓之盛貲產之富甲于一邑其宗  
子曰時端者中舍君之伯兄也質良行淳篤於友愛  
尤善治生克亢其宗景泰中嘗以入粟餉軍賜冠帶  
又嘗糴他邑穀貸族人之飢弗入其息自築別墅一

區名曰湖東草堂屋外環樹松竹翠色落牕戶間可  
玩几上無長物惟古人詩一帙暇則取而歌之以自  
適客至治具相飲微醉輒罷其積財能散蕭散不羣  
有如此者今年某月日春秋五十中舍君貌壽松圖  
索諸縉紳詩以爲壽觴之祝俾予序之昔人謂松有  
正心勁質用固其本君子儀之請以松爲時端壽可  
乎名門右族其生也得於天者固厚而所以養其生  
者又無不厚其於多福之綏壽考之介蓋有不期而  
然者譬若松然托根嵩岱之間其地幽其泉深其土

沃夜氣之息時雨之潤沆瀣之華注於內日月之光  
薄其外而牛羊斧斤不能近焉固宜其生意勃勃敷  
榮暢茂鬱然喬然拔地千尺其高干雲其大蔽牛挺  
然獨異於凡木也諸父昆弟比此顯融而獨托跡田  
里無榮進意松之深林獨秀不與紅紫而爭春羸於  
財可推以及人松之有子可以薦豆邊有苓足以充  
藥餌也春秋之富垂垂半百而肌髮略不少變耳目  
精明如少壯時耄耄期頤蓋將進而未艾松之四時  
青青不改柯葉攘冰霜實歲寒而後凋也繼今而往



益修孝友敦睦之行忠厚長者之風刑於家而薰及  
其鄉使年彌高而德彌邵異時國家崇三老五更之  
典養憲也乞言也將有取焉是又松之柱明堂棟大  
厦無施而不可矣嗚呼時端其敬勉之哉中舍君有  
取於松而爲君壽者其不以是也耶予故推廣其說  
以爲羣玉之引

泮宮介壽圖詩序

姑蘇楊君某之訓導蘭谿也迎其母以就養其明年  
爲成化甲辰母夫人高年九十矣顏童髮鶴食飲步

履略不少衰爲壽有永可量者是歲之孟冬二十四  
日則設悅之辰也時在學之僚友諸生與吾邑之大  
夫以及縉紳君子之老于其鄉者相率具酒設命工  
作樂高會以慶之楊君用楚萊故事烏紗繡服戲舞  
踴躍奉觴爲壽其樂融融邑人歆慕而聚觀者蓋如  
堵焉於是掌教事永新賀先生貳教吉水宋先生合  
辭而嘆美曰是非獨楊君一家之榮蓋儒林之盛典  
而風化之所係也盍各賦詩以紀其盛眾皆曰然好  
事者因遂繪之以爲泮宮介壽圖云楊君會萃成帙

俾予爲序予惟諸君於泮宮飲酒豈非有得於古人  
泮水之義乎請誦是詩以爲壽夫庠序學校者先王  
國老庶老之養皆在焉楊君之養得其地矣而爲此  
春酒以介眉壽則壽之得其道詩人之言曰旣飲旨  
酒永錫難老吾於壽母見之國家建學立師將以申  
孝弟明人倫也使師儒以言爲教曷若身教之爲易  
耶故其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又曰敬慎威儀維  
民之則吾於楊君見之然上之所好下必甚焉異時  
風化之行則濟濟多士豈無充廣德心而篤於孝悌

者乎若大若小又豈無從君于邁而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者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則天下皆壽域也是豈但爲一人之壽而已哉楊君之孝於是爲不匱矣繼今其益篤不忘靡有不孝自求伊祐則天所以壽君之母者庸有旣乎旣多壽祉黃髮兒齒予也又將賦闕宮之八章以爲頌君其勉乎哉

楓山章先生集卷之七

明章懋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序

送進士還鄉序

以下送行

吾少時讀柳子厚送苑論歸覲詩序見其有所謂風  
雨筆札雲煙簡牘與夫桂枝片玉光生于家曳裾峩  
冠榮南諸侯之邦者未嘗不羨其文章之富慕其登  
第之榮也及觀韓昌黎之贈張童子乃曰愈將進童  
子于道又曰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

學者然後知仁人君子愛人以德者其用心固如此  
彼柳所誇者不過庸人之見世俗之言耳嗚呼士君  
子所當爲者寧獨富文章取科第而已乎成化丙戌  
之春翰林學士劉公奉天子命品藻天下士某君某  
以雄文碩學擢高第而懋亦幸與其列視昔之柳與  
苑韓與張同出顧公陸公之門者事頗相類已而君  
以天官奏得循例歸省其親老其問學以俟召用又  
與苑張之歸覲者適相似君之行也吾不敢以柳之  
言瀆君聽敢推明韓之所謂進於道者而贈君可乎

夫聖賢之道載諸經具之吾心而著於日用事物人倫之間不可須臾離者君歸尙當讀所未讀之書窮所未窮之理而以其平日講明之得諸經者若大學之敬中庸之誠論語之操存涵養孟子之體驗充廣一一反之身心實踐而力行之盡落其華以就其實用試厥政於一家則內而父子兄弟夫婦外而宗族鄉邨州里凡其事親事長處已待人應酬交際之間舉無或背於道求之吾心而無歉考之聖賢而不謬驗之內外而無怨則身修而家齊所以治國平天下

者不外是矣他日立乎朝廷之上推其所學見諸實用功名事業直欲追踪古人不爲漢唐以下人物夫然後上不負天子中不玷科目下不誤蒼生而於道其庶幾乎苟徒充經筵茂文苑一舉及第便謂終身事業在是則草廬先生所謂鄙人而已何取哉懋不肖無似願與君共加勉焉

送金教授之安慶序

丁亥在京作

武義金先生以晉江縣文學官滿考來京師選曹秩其最拜安慶郡博士將行別其友章懋西言爲贈某



告之曰師道之不立久矣先生其知之乎聖人之道  
有體有用有文其體君臣父子仁義禮樂其文六經  
子史其用澤潤生民歸于皇極大學之格物致知所  
以博其文也誠意正心修身所以充其體也齊家治  
國平天下所以措諸用也師之所以教教此而已弟  
子之所以學學此而已三代而下惟安定湖學之教  
有得于此出其門者淵篤純明直溫簡諒多爲有用  
之才故後之言師者必歸焉師道廢學術隨之學術  
壞士習隨之呻吟佔畢以爲學風雲月露以爲文富

貴青紫以爲志如是而望其有成材難矣嗚呼國家  
建學立師以陶冶人物隆化美俗豈固欲其如是而  
已耶安慶古舒州也舒昔有文翁者爲蜀守尙能使  
蜀文風比鄒魯則舒人之知學舊矣又况有游定夫  
道德之澤余廷心忠義之化存焉則其人必多賢豪  
之士不溺於世俗之學者先生好尙古道而遂於春  
秋久爲教官甚得士譽良師也今茲蒞教是邦章句  
舉業之外盍亦從事體用之學以復於古乎他日教  
道有成則棟梁榱桷之詩又當爲先生賦之

送劉世美還京序

成化丙戌春三月廷試進士賜羅倫等三百五十有  
二人及第出身有差旣而循故事選進士充庶吉士  
員居之翰林膳以大官而不勞以職務俾之盡讀中  
秘之書以修其所能充其所未至蓋將儲養成就大  
其器業以待他日之用其爲人才治道計者至重也  
惟時在列之士閩中林亨大王世英吉水宋爾章華  
亭張汝欽姚江邵惟貞天津劉世美蒲陽黃仲昭東  
安施彥厚洛陽翟廷光涇安商懋衡安成李廷章未

陽謝元吉江浦莊孔易石宗海貴溪畢廷珍新淦何  
惟一山海鄭克脩甬東章元益上虞陸克深海虞李  
世賢番禺鍾美宣閩中王文魁張壽夫皆一時俊髦  
而懋之不肖亦獲廁名其間凡二十有四人咸以布  
衣首際隆遇罔不感憤思奮圖惟報稱相與切磨講  
習端乃心正乃學砥礪乃名節平居論議必以古人  
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相規勉慷慨自許契誼相  
投蓋金可斷而蘭與臭也豈非一時之幸哉居歲餘  
而壽夫文魁相繼以卒亨大復以母喪去存者蓋二

十有一人未幾而拜官之命下矣爾章世賢仲昭懋  
衡與某皆爲翰林編修孔易檢討彥厚廷光元益皆  
給事中元吉克修汝欽惟貞惟一廷章皆監察御史  
世美世英宗海美官主事戶部而克深禮部廷琛水  
部出視事于濟寧或官守或言責各有攸司曾未踰  
時而某與仲昭孔易俱以罪謫補外仲昭知湘潭孔  
易判桂陽某亦待罪臨武遐荒萬里自分永與朋舊  
睽隔矣已而以言者留南都仲昭暨某評大理孔易  
副行人其後元吉以言事忤旨出爲南陵丞惟貞謫

知浦江美宣謝病歸南海皆道出金陵邂逅一敘平生獨恨爾章又爾物故徒以旅櫬過此某等又相與哭而送之江之滸追感疇昔寧不爲之慨然也耶去年冬世美適以公事來南都寓于館人者四閱月因得數相過從閒與道舊則世英復以憂去克修諸人亦往往銜命走四方其朝夕聚首於京師者無幾矣因相與竊嘆向之二十四人者別幾何時而去就存歿升沉離合不齊已若是而況於數十年之後三百五十人之眾乎其不齊殆必有甚焉者矣雖然事變

之不齊者天也於萬變不齊之中而求所以齊者人  
也彼死生也去就也升沉也離合也天之所爲者吾  
固不得而齊之若乃立身行己之道事君之義不以  
死生而變不以去就而移不以升沉離合而異吾徒  
之所以自許有不在天而在人者獨不可得而齊乎  
齊其所可齊而於所不可齊者有弗計焉則夫不齊  
也者又所以爲齊也願因世美以論諸同志尙能於  
人事不齊之後不忘久要之言乎世美歸金陵大夫  
士咸詩以餞別某病於不能詩也故敘此於簡首以

道吾私云

急流勇退詩序

井菴林先生貴實莆人也起家進士官六察經學行  
誼推高一時其立朝有氣節侃侃論事不畏權貴其  
董畿內學校之政以平生所得忠孝爲教士類翕然  
宗之居無何以疾在告蓋家食者十餘年矣茲復奉  
命來按兩浙理鹺法剗政之疵剔民之蠹威行惠孚  
商農胥悅未朞月事皆就緒凡咨諏所及知無不言  
前後所陳時政數十事多見施行眾方仰其有爲而



先生又以疾作屢抗章乞致其事命未下聞代者至  
遂不復造朝亟遣人繳納其璽書符印而飄然以歸  
時先生春秋五十有九入仕踰二十載而在職者僅  
兩考嗚呼其可謂難進易退者矣外臺諸公重其去  
咸賦詩爲餞而題其卷曰急流勇退蓋取宋錢宣靖  
公若水故事而云然也詩旣成提學憲副以某嘗受  
知井菴俾爲之序某辭不獲命乃作而言曰世之仕  
者莫不易其進也而君子每難之莫不難其退也而  
君子則易之其進其退天下國家輕重係焉夫豈徒

哉如或進焉決性命饜富貴不能有爲於當世退焉  
亂犬倫羣鳥獸不能有補於名教惡在其爲進退也  
耶姑以宣靖之事明之方其進而佐同州直玉堂副  
樞密也政事文章謀猷諫諍傑然有聞於時固非徒  
進者矣又其有感於呂蒙正劉昌言之事而蹤脫富  
貴若將俛焉亦豈苟焉而退者有宋三百年士風之  
美重道義輕爵祿難進而易退者皆自宣靖倡之而  
文信公之孤忠大節又嘗有慕於宣靖之爲者則其  
有功名教豈下於桐江一絲扶漢九鼎者哉夫以宣

靖之賢進退皆可稱道而麻衣獨以急流勇退目之者謂退之益尤有大於進也觀諸宣靖則知先生矣安知異時難進易退之風不自先生倡之耶諸公之作所以反覆咏嘆深致其意者得非有感於斯耶世之議者不察乎此顧乃以爲無故而苟去矯俗而近名豈其然哉豈其然哉雖然宣靖之行高矣道則未之盡也士君子所當爲者可但如是而已乎古人有言願無以此舉自滿某也敢爲先生誦之

民謠六詠序

莆陽林君居魯文行甚高而植志不凡起家進士爲  
吾郡節推善于其職民謹然誦之乃三載考績以治  
最聞召拜尙書工部郎官去之日郡中諸父老之賢  
者咸惜其不可留也相率爲歌詩稱述其美彙而成  
什號曰民謠六詠以贈其行君辭之曰沂以非材試  
茲郡吏朝夕惴惴焉唯受直怠事以獲戾父兄弟  
是懼茲得免於罪焉以去吾之幸也其何以堪此不  
虞之譽乎父老咸曰行而有贈古之義也昔劉寵以  
會稽守去爲將作大匠山陰老叟持錢奉送寵爲之

選受一錢蓋不于其物于其情耳今君侯志潔行高  
吾儕小人不取以錢相浼惟是樵歌牧唱道其惓惓  
依戀之私亦情之弗能自己者君侯其忍翫然於吾  
民乎君乃笑而受之庠序之士董遵雅善於林君乃  
持是詩而來告曰斯亦吾邦之盛事也在謙之九三  
勞而不伐林君以之在益之九五有孚惠我德吾民  
以之二者皆可書也盍爲之序而待之庶異時有陳  
詩而觀風者尙有攷焉嗚呼古之良吏以治得民者  
往往播諸謠咏若鄭有輿人之誦魏有鄴民之歌與

漢世漁陽桑麥蜀中之襦袴是已世衰道微吏無善  
治誦聲之不作久矣君爲一郡法曹而遺愛在民章  
章若是況於守專城位方岳乎其亦庶幾古良吏之  
風哉世之好名者孰不侈是以爲美談而辭之不自  
居焉其志爲何如也豈未足於吾民之謹虞而欲其  
皞皞者乎是何止於勞之不伐而已耶吾知君之去  
此而羽儀於天朝也必將以王道左右吾君布宣關  
雎麟趾之化於天下而一其道德同其風俗使二南  
之作康衢擊壤之音復興於今日視彼列國兩漢之

吏治風斯下矣而奚以區區之六詠爲哉君行勉之  
予日有望焉姑序是詩以爲之兆云

送賀教諭深歸永新序

永新賀先生宗濬蚤受易於故禮部尙書翰林學士  
文安劉公講學爲文皆有師法由江西壬午鄉薦登  
進士乙榜歷魚臺應天司訓再轉而教諭蘭谿至則  
嚴條約以課諸生凡先王詩書禮樂大小學之教靡  
不相與誦習而服行焉學者喜於得師爭相奮勵考  
德問業期于有成夫何一日先生揖諸生而告之曰

吾否德罔以模範多士顧老且病又弗克夙夜勤而于學吾其歸哉矧吾兄弟分異久矣茲將奉先人遺教脩陳江州鄭浦陽家法合千指同爨以食吾於先人爲嫡於兄弟子姓爲長凡家之祭祀婚冠若外內細大之政皆吾尸之匪躬之行曷儀刑于我後人吾必歸矣諸生相顧駭愕有若寒之褫裘涉之亡楫也相率謁邑宰郡守部使者丐留甚苦諸當道者諭留甚至先生皆不顧竟治任歸朱隆姜麟輩以十年老門生弗勝其惓惓慕戀之私乃走予山中徵言爲贈



予辱先生知最舊且嘉其去不容默也乃喟然嘆曰  
善哉先生之歸其爲教也大矣人之言曰仕而不得  
其職則去古之義也今諸生之愛慕與當道之勉留  
先生非不得其職者胡爲年未及謝遽請納祿若是  
其愬然乎豈青氊絳帳弗若長枕大被之安且適耶  
抑亦子弟之樂父兄有甚於英材之樂育耶予獨以  
爲未然古之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家之不教如  
教人何先生之去位而家教者夫豈忘情於諸生哉  
亦以言教之弗如身教欲學者歸求之有餘師耳唐

陽城以進士歸隱中條山兄弟友愛奴亦化之薰及  
晉鄙悉爲善良及爲國子司業而生徒斤斤皆循法  
度禮順克彰孝弟以興其教之不肅而成者自家始  
也陽公由其家以教於國先生則以教於國者反歸  
其家所施之先後不同道則一耳諸生有得於是焉  
必知天倫之重於人爵矣必知仁民愛物之始於親  
親矣必知士君子之貴乎難進而易退矣其爲教顧  
不大耶先生歸矣尙益修孝友之政以御于家以化  
于鄉則西江之上豈無薰其德而善良若晉之鄙人

者乎明良在上寤寐英猷又豈無用陽公故事以銀  
印赤紱卽隱所起先生爲諫議爲司業而教成于天  
下者乎若然則其教之所及不但吾黨之士而已斯  
又予之所深望者故因爲別而致其愛助之言離索  
之懷所不道也

追送謝侍講鐸赴召後序

聖天子肇位四海弘闡大猷聿隆繼述詔起侍講謝  
先生于家食以修憲宗皇帝實錄先生如京師取道  
吾婺中書王舍人允達率諸士友祖餞雙溪之滸歙

各爲詩以侈其行王君旣以先生出處之義法乎聖  
賢者序其前矣然引而未發也某辱知先生最舊適  
有他故弗遑走送意甚缺然將欲贈之以言而茲行  
之端由非淺薄所能識也敢推本王君之論而質諸  
先生可乎昔夫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斯二者何休  
所謂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世之君子莫不知  
宗孔氏而要其志行所歸有弗畔焉者寡矣先生少  
明孔氏經取進士高第官翰林以文章名海內旣而  
有所不樂逮遭喪而歸以疾在告杜門著述殆將十

稔作會總亭於祖塋之側以尊其祖以親其族凡所以修德立功揚名顯親者莫非從事于孝經之行也其在先朝嘗與修英廟實錄稽合同異褒貶得失書法嚴謹無愧良史今茲聞命又幡然出當載筆之任非有春秋之志者耶處非徒處孝經其行仕非苟仕春秋其志彼以猿驚鶴怨爲疑者烏足以知先生哉是行也紬金匱石室之藏綜邦國四方之志揚洪烈彰緝熙表忠直黜奸佞大書特書上成皇明一經以續麟筆之絕以幸天下後世謂爲善學孔氏者非耶

雖然猶未足以究其志也吾夫子之作春秋蓋有不  
得已焉今先生上遇堯舜之君前席召對從容啓沃  
凡春秋之惇典庸禮命德討罪者一一見諸行事以  
措斯世於唐虞三代之盛非反袂泣麟之比豈徒曰  
志之云乎先生其尙以春秋之筆而竄定典謨之書  
哉不然則以行止驗天機若朱子送籍溪之云者亦  
莫不有孔氏家法存焉於先生何病乎然非所望於  
今日者也先生行哉某與天下蒼生同一引領

送中書王舍人汝赴召詩後序

嗚呼三代而下儒以無用而取人之鄙薄訕笑者眾  
矣非儒之無用也儒焉非儒而盜名欺世之不足爲  
用也安得真儒之効一白於天下而刷此恥哉吾友  
中書舍人齊山王先生允達自其先南稜先生得考  
亭再傳之學于其外祖通齋葉先生以儒名家者數  
世矣至待制忠文公始以文章鉅儒受知太祖而身  
歿王事弗究厥施博士公將繼志焉而享年弗永皆  
未覩爲儒之効譬之火焉久鬱必發譬之水焉久蓄  
必流其有待於先生乎先生世其儒學以科第起家

官鳳閣典綵綸在帝左右令聞日昭且駸駸乎顯庸  
矣而志有不爲以病免歸豈天意猶有所待耶今天  
子出震繼離召用羣儒一新庶政慨然有意於唐虞  
三代之治時在廷之臣有以先生文行爲言者部符  
下郡縣促令供職先生猶以疾辭而郡邑之大夫交  
勸駕焉不得已乃起而就道吾鄉諸士友喜相告曰  
儒道其亨矣乎爰卽其道路所經分爲十詠各賦詩  
以壯其行先生過予言別出以相示某於諸君之言  
竊有感焉昔蘇太史平仲謂人之出處皆天其處而



修身出而行道則人之所以奉乎天也故儒之未用  
其責在天用之而弗覩其効無以奉乎天者其責在  
人天人交至則其道有弗亨者耶今先生之歸未嘗  
有意於出而以公論驅之出焉豈非天乎天其或者  
一試用儒之効於今日則先生之出夫豈徒哉但嶢  
嶢易缺皦皦易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先生之出亦  
良不易哉唯先生宏遠謨以禪新政奉明主於三代  
之隆毋使儒爲無用而起人之鄙笑斯足以奉乎天  
而無愧矣先生其敬念之哉所以倡前人之業副友

朋之望爲儒道之光者不在茲行矣乎某之辱游於先生非一日矣敢竊取古人以規不以頌之義而書此於末簡以道其惓惓愛助之私云

送穀齋林先生典之鄖陽序

人情莫不厭常而好異故天下之事往往廢於常而成於異蓋常者其故異者其新也故者人所習見而玩之故厭且忽焉而其事以廢新者人所創見而貴之故好且趨焉而其事以成若風雲雨露之在天走飛草木之在地皆人所常見而玩者一有甘露之降

慶雲之見鳳麟朱草之生則莫不爭先而快覩焉以  
其新而異也在物且然而況人與事乎國家故典凡  
學政教諭諸文學官必歷滿九載而謁選於吏部課  
其最者乃陞教授此用常制以待常材人不之貴也  
今天子厲精治理誕敷文教謂學校風化之原教授  
學官之長匪得其人民罔視校爰命天官妙簡學行  
優異之士不循常資而擢爲教授以責其成蓋始異  
其制也時則穀齋先生林君汝惇由西安教諭未滿  
考而躡拜卽陽教授非以卓異之材而膺茲異數者

乎故士林雷動而歆慕焉。鄖故爲襄陽屬縣，僻在西  
南，人稀土曠，而天下之流民萃焉。異時嘗有竊弄潢  
池之兵者，至煩六師以戡定之。頃年以來，始歸皇化  
而悉附於板圖，物眾地大，由是陞爲郡焉。其郡新設  
其民皆新附之民，非得於素教而預養之者。先生以  
新制所用師儒而臨新設之郡，教新附之民，其事皆  
異於常焉。則其爲教必將有出於尋常舉業之外者  
矣。昔安定之教蘇湖，時俗多尙辭賦，而獨明體用之  
學。故士風爲之丕變，人材皆適於用，而棟梁榱桷之

頌興焉夫湖學之體用不外乎聖賢大學自新新民之道先生素所蓄積也推其所以淑諸人舉舊染之污而一新之使鄖陽之俗化鄒魯之風則其成功之美必有大異於常者奚止爲文翁之蜀常袞之閩而已哉所謂事之成於異不在茲乎其門人以某之辱游於先生最久且故而來徵贈言某竊惟先生家學淵源與文行之懿焯焯乎在人耳目不假言矣而區區稱頌惜別之常語又不足爲先生道也惟是鄖陽之行事異於常故欲先生有以成其異者使天下

後世知君子之所爲果有異於人焉先生其以愚言爲然否

送吾教諭翁之天長序

開化吾君廷順登進士乙科授天長教諭將迎其尊翁文山先生以就養謂予辱游於文山有世契之厚也過而言別巧言爲贈昔房景伯以身之事母化貝邱則君之爲教得矣予何假於言哉天下有至德要道得於降衷秉彝之初發於良知良能之天不堯存不桀亡體之身而身修之家而家齊推之國與天

下莫不治且平者其惟孝乎孝之云者豈徒溫清旨  
甘以養口體而已哉必始於事親中於事君而終於  
立身自其體髮不毀以至於發言制行居處動作衣  
服飲食皆不敢有虧於道以辱其親自家人兄弟之  
咸宜朋友之信以至於事君而忠事長而順蒞官而  
敬臨民而仁皆足成名以顯其親夫然後謂之能孝  
所謂一德立百善從者也先王庠序學校之設皆以  
申明乎此司徒六行師氏三行之教必先乎此其朝  
夕從事於詩書者所以講究乎此肄習於禮樂者所

以節文乎此而樂乎此也凡士之所以爲學豈容外  
此而求之他道乎故當其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若  
君陳以孝友佐成王化東都張仲以孝友事宣王致  
中興其治俗美非後世所能及者謂非師得其人而  
教得其道乎三代而下吾惑焉建學立師徒應故事  
設科取士專尙虛文呻吟佔畢以爲學風雲月露以  
爲文富貴青紫以爲志學術之壞若是而望其有成  
材難矣惟我聖祖憲天立極悉屏前代之陋習而遠  
紹三王之遐軌合天下郡縣而學校之萃天下俊茂



而教育之其頒聖誥訓臣民獨詳於明孝之章列聖  
相承而申以孝順五倫諸書嘉惠萬方其隆化美俗  
之意蓋與古之徽五典修人紀而敘彝倫者異世同  
符也而今之職教事者往往以操鉛槧課誦讀工文  
詞爲務未免因循故習莫能深體朝家教學之意豈  
不重可嘆哉天長爲中都屬邑密邇皇化最先且久  
其俗素稱醇厚其人昔有朱壽昌者以孝聞天下而  
歷官所至皆有善政流風餘韻豈遂泯乎今君奉親  
而臨教是邦祿養之外凡可以致孝無不爲焉然後

推所以淑諸人又因其俗所固有者而開導焉振  
德焉則人心同然自我發之孰不感奮而興起乎異  
時教化成人材盛風俗美必將有出乎舉業文字  
之外者矣君其勉乎哉

送韓太守燾入覲序

吾婺爲浙水東劇郡賦煩役重民嚚健訟素稱難治  
守牧之任恒艱其選迺弘治丁巳平鄉韓公宗仁以  
尙書憲部郎中惟良折獄廉慎有聲式膺推選來殿  
是邦始下車剗弊澣汚視民之所欲惡而罷行之不

爲苛察鉤鉅驚愚駭俗以取一時之譽惟行所無事  
而田里晏然無愁嘆聲其可謂樂只君子者矣簿書  
獄訟之暇輒以興學育材爲務引見諸生論談經義  
從容反覆亶亶不倦使人咸有所得尤可謂載色載  
笑匪怒伊教者矣夫何涖官朞月威惠始孚遽有述  
職之行介圭入覲出祖有日諸生某輩羣造於予曰  
公之膏雨吾土襦袴吾民而譽髦斯士者古良二千  
石弗能過也今而車馬有行色先生可無一言以道  
離別之懷以致期勉之意乎某應之曰古者諸侯來

朝爲天子所予則有車馬袞黼之錫彤弓彤矢之貺  
漢唐守臣亦有以政績優異承褒寵者今婺郡聖朝  
方大明黜陟之典請以前使君溫王二公之加賜金  
紫者而祝公可乎生曰此公之所固有不假言也某  
曰唐虞巡朝之典奏言試功周禮朝宗之曰圖事陳  
謨近代守臣往往有赴闕論事以生民休戚上聞者  
今聖明方下求言之詔請以前使君蘇洪李趙諸公  
之福吾民者而祝公可乎生曰此皆公所樂爲不容  
贅也某乃作而言曰昔仲山甫徂齊之行吉甫贈詩

以過其歸蓋以王躬之保袞闕之補係於山甫不可  
久於外也今我公朝會京師雖不久於行然棠陰老  
稚仰公以宅其生泮水俊髦待公以卒其業者惟恐  
廟堂虛位帝心簡在公歸而不獲焉其惜別願留之  
情皇皇焉不能已所謂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  
兮者也則公之是行奚可久於朝耶請以出車之首  
章爲公而三復焉可乎眾皆曰此正吾徒與千里蒼  
生所深願也幸書以告公尙無忘竹馬之期哉

送牧給事中考績序

癸亥南雍作

官以給事名肇自秦漢不過爲博士議郎之加官以備顧問應對而已其職尙輕隋唐以來始居門下以省讀奏案駁正違失至宋則凡制勅有不便者皆得封駁塗歸而三司詳決失中則權其輕重發驛遣使則審其事宜六品以下奏擬則校功狀駁最每季終奏駁正之目而其職始重然匡弼獻替以補袞職之闕者又別有諫官焉非其責也迨我聖祖憲天立極法周六典建官特設六科給事中以爲近侍則不專封駁而兼諫諍之任凡公卿謀議大政皆得預聞則

其職尤爲清要而責任尤重矣若南京六科則留都  
事簡駁正亦稀而專以言爲責國家倚爲赤幟所謂  
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者也  
居是職者豈不難其人哉姚江牧君時庸學博行端  
而事母克孝遇事敢言剛方直諒之士也以進士高  
第選授南京兵科給事中屢有建白多切時政克舉  
乃職聲望甚都弘治癸亥冬十月秩滿三載將奏績  
于朝其同官李君某暨諸鄉士大夫華其行相率具  
酒餼祖餞都門外以予與君有鄉曲之雅而屬以贈

言昔陽亢宗爲諫議而退之有論范希文爲司諫而  
永叔有書皆盡朋友箴規之義厥後二公卒以諫顯  
謂非贈言之助耶今韓歐之言具在方冊世所傳誦  
牧君亦旣習聞之矣尊所聞行所知尙奚假於予言  
哉况君在南都蹇蹇諤諤不少顧忌天子知之久矣  
今而入覲黼座咫尺天顏必將明目張膽敷闡大猷  
以聳動四方其肯使陽范二公專美於前耶某也衰  
老無似莫能致其愛助之意惟願爲今日之張萬福  
以稱賀太平而已亦奚假於言哉



送萬太守福之金華序 乙丑九月

弘治乙丑之夏聖天子龍飛御極渙大號以新百度  
覃沛澤以沐羣生仁已至矣猶慮田里之間容有不  
獲其所者而妙柬廷臣出爲司牧於是南京刑部郎  
中進賢萬公季崇有金華之命凡吾郡之士宦學于  
南都者莫不悅喜相率以送其行而大理程君瑞卿  
屬予贈言昔韓昌黎之送陸欽州以爲陸君之道行  
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咸不宜  
先一州後天下而曰無疾其驅以致願留之意曾南

豐之送錢婺州則曰純老文章學問過人宜在人主  
左右與訪問任獻納不宜久外而欲其歸仕王朝是  
皆以天下爲心而發明士大夫之公論然也今吾儕  
之送府公則異於是金華古稱文獻之邦其民敦龐  
其習醇厚而比年以來賦繁役重俗澆健訟爲政者  
恒病其難治歛愈急而賦不充法愈峻而訟益滋民  
之憔悴甚矣其望賢使君之至也若倒懸之求解執  
熱之願濯枯槁之渴思時雨焉公胡可不疾其驅而  
贈行者可式遄其辭乎公早以明經登第而材識通

敏志行高潔始副兩淮鹽司著勤能之譽及居憲部  
而折獄惟良有猷有爲隨試輒効以是而往涖金華  
所謂老手之劇郡也雖其財賦之夥訟牒之煩殆有  
不勞而治者又因其所固有而觀風設教鑄頑成仁  
以復故宋文獻之舊則雙溪之月爲公而益明八詠  
之風因公而愈清矣此則吾人之私情惟欲一州是  
先而天下不遑恤焉方今聖明急於用賢大臣公於  
薦賢凡牧守藩憲以治行聞者莫不入登臺部以佐  
理萬機恢宏大化有若公之材猷而治有成績則其

進而行乎朝廷澤乎天下殆若階而升焉可計日而待矣又安有久於外服專而不咸者耶若是則吾人之私情既愜而士夫之公論亦符矣公其勉乎哉某也衰朽不文莫能致其愛助之意聊布所懷而以韓會之言爲公而三復焉諸君子以爲何如程君曰得之矣請書以志別

送陳僉憲之福建序

福建古閩夷也在周爲七聚漢嘗徙其民于江淮而吳亦以處遷謫之人晉唐而後風氣始開生息日繁

民物殷富壤地二千餘里遂爲東南鉅藩常袞興學  
而曼胡之纓化爲青衿固已家庠序人詩書矣然山  
區海聚舊俗猶未盡變往往觸法抵禁易動難安號  
爲難治前代嘗選用文武才智之士授以八郡兵民  
之枋而建牙分閫以泄焉所以輯眾庶弭奸強也我  
國家統一宇內綱紀四方以閩爲邊徼重地藩憲之  
任恒慎其選近年以來又以汀漳二郡地兼山海西  
隣贛吉南接潮梅其民剛愎好鬪悍強弗率尤爲難  
治憲臣行部時一至焉而弗克久居則姦宄無所畏

忌或伺隙而爲患也又特設提督兵備按察僉事一員居守其地使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而逆折其萌芽以爲久安長治之道焉聖天子肇位四海厲精治理深燭民隱急所先務妙柬廷臣之有才望者以司風紀於是陳君勉之由南京大理寺正出僉閩憲而往涖汀漳督兵備焉其友某等過予而言曰陳君世家吾浙上虞厥祖若考皆業儒其伯氏正之起家進士而宰將樂甚有治聲其季茂之亦領鄉薦有才名君第丙辰進士歷官理評副正有年矣律已廉勤宅

心公正詳練律令能考立法之意而周旋操縱扶善  
懲惡咸中物情獄經其讞者莫不稱平其處同官羣  
而不黨閒有所見不同或事有掣肘難處者必從容  
辯執歸於至當而後已一時大理卿佐咸器重之以  
君之才行而居是職固所優爲吾黨之士與之游者  
莫不惜其別而將有望焉願巧一言以華其行予竊  
以爲朝廷命陳君持憲節而督兵備者非謂其練習  
法令能折獄而致刑也蓋將期之於無刑耳亦非謂  
其蘊抱雄略能執訊而獲醜也蓋將備之以不兵耳

彼汀有龜山讀書之岩漳爲晦菴過化之邦其地雖  
險遠其俗未必皆不善也閒有愚民迫於飢寒困於  
征求而嘯聚梗化者亦由民牧不職而御失其道耳  
豈其人性然乎吾聖人有言欲善而民善雖賞之不  
竊蓋必有陰驅默化使之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者矣  
夫豈假於法律兵威之用哉龔遂之於渤海祝良之  
於九真張綱之於廣陵皆以單車獨行而化暴爲良  
是乃不刑而治不兵而備者也昔吾越先正呂公升  
者嘗僉闔憲仰天一祝而害稼之螟盡死則天可格



而物可感矣又何寇盜之不化而以兵備爲哉君其  
勗之所以嗣先聲揚休聞而副友朋之望者不在茲  
行矣乎某也衰耄無似不斐之詞無足爲君軒輊敢  
以吾夫子之言前數公之事爲君而三復焉諸君子  
以爲何如眾皆曰此固陳君素志也請書以遺之

送羅司業欽順侍親南還序

少司成泰和羅先生允升由內翰來官南雍卽迎其  
嚴君栗齋先生以就養旣二載而栗齋以桑梓久違  
松楸在念有歸志焉先生則以栗齋高年遠涉江湖

而二季皆官于外乏人侍養乃疏請于朝得賜假送親南還太學諸寮屬以爲先生是行實關世教之重非但爲家慶之榮也爰各賦詩以華其行謂某於同官有一日之長也俾爲之序嗚呼天下有至德要道得於降衷秉彝之初發於良知良能之天體之身而身修行之家而家齊推之國與天下無不治且平焉守約而施博者其惟孝乎先王庠序學校之設皆以申明乎此而司徒六行師氏三行之教必先乎此其朝夕從事於詩書者所以講求乎此肄習於禮樂者

所以節文乎此而樂乎此也士之所以爲學豈容外  
此而他有所事乎特患所以教之者無其本耳昔唐  
陽城以其孝友薰襲里閭及爲司業而教學者以忠  
孝有三年不歸省者斥之由是羣生聞禮後學知孝  
而忠義之士若何蕃輩皆出其門國家卒有賴焉謂  
非本之身教而致然耶今先生以詞林魁彥膺師儒  
之任其教道之善職務之修立身揚名以顯其親者  
固無不至而迎養其親於是也朝夕左右夔夔齋慄  
先意承志以悅其心非徒旨甘溫清以奉口體而已

茲復親導安輿錦歸故里則所以尊其親者又有加焉今聖天子厲精政理圖任責成凡羣臣以他事乞歸者皆莫之許而於先生侍養之奏卽允其歸豈非欲以孝治天下而重先生之身教乎先生行矣戲綵高堂薦羞先壟靡有不孝自求伊祐竣事而來陰感默化則濟濟多士寧無克廣德心而興於孝弟者耶殆將有德有造不肅而成必有若君陳張仲者出而媚于天子以弼成孝治視彼陽城之生徒斤斤皆循法度者不足言矣某也親旣歿而年已邁孝有不及

弟有不時欲爲先生之行不可得徒切慨嘆無足爲  
教願因先生之教有成而幸逃尸素之責焉故書此  
於簡首以道吾私云

送鍾參政之雲南序

浙藩大參吳公黃公書謂某曰吾同官鍾公元浦世  
家廣之東莞以明經舉進士授刑科給事中歷吏兵  
工諸科累官至都給事中器識不凡而通達國體諒  
直敢言嘗糾正京倉羨餘民以爲德平反山西疑獄  
人稱其平奉使遼陽則罪閩臣之失律守臣之納侮

而劾罷中貴之怙勢專利者皆稱上旨在諫垣十有餘年聲聞卓然方負公輔之望而逆豎擅政沮抑言路出爲浙江左參議分守溫處金衢諸府公不以外補爲慊勤恤民隱振肅吏治未幾而威惠大行民甚賴之會朝廷一新大化簡賢圖治遂拜雲南參政之命萬里之行自此始矣願吾子一言以壯其行某叨受勝屢稔聞佳政且辱公知遇良厚其敢以毫荒不文辭耶竊惟聖朝混一區宇法古爲治建牧立監自畿甸外分設十三布政司以統轄郡縣而一其政教

有布政使爲之長而參政參議爲之貳蓋卽方伯連  
帥之任其位隆而責重苟非材望之素著者不輕受  
也況雲南僻在徼外百蠻所居王化未嘗及焉漢武  
征伐四夷始通中國置吏奉貢厥後叛服不常自唐  
中葉以迄于宋又爲蒙氏段氏所據迨元而後乃入  
版圖其地方數千里北接吐蕃南鄰熨爨蒲獠種類  
不一椎髻披氍金齒綉面鳥言獸行不知禮義而器  
訟好鬪自昔號爲難治我國家仁漸義磨百有餘年  
舊俗猶未能盡革故仕者往往憚其僻遠又或以爲

夷俗不可以中國治之者類皆鄙視其民苟事羈縻  
甚至有反變爲夷者殊不知惟皇降衷性同一善初  
不以夷夏而殊故箕子流化朝鮮而孔子不陋九夷  
天下豈有不可變之俗特患所以治之者無其本不  
能用夏變夷耳昔文翁在蜀而蠶叢鄒魯常哀在閩  
而曼胡青衿其在是邦則孔明所營皆習中土之禮  
儀梁毗哭金而息蠻酋之攻擊之數公者雖未敢仰  
望箕子之仁而皆能用夏變夷著偉績於當時流芳  
聲於後世非得其本而然乎今鍾公司獻納而言信



于上職旬宣而政得乎民殆必有所本矣由是而往  
涖滇南益推其平日所學箕子洪範孔子六經之道  
以施于有政柔遠能邇使蠻區寇壤皆去其頑獷暴  
戾之習爲詩書禮義之歸則漢唐諸公不得專美於  
前矣他日政成而歸進位臺省推其所學左右聖明  
經綸密勿弼成大化比隆於唐虞三代之盛又奚止  
於一方之化而已哉此又某之所深望者

送趙副使鶴之山西序

近齋趙先生叔鳴廣陵人也學博而才瞻抱負不凡

以明經舉進士爲尙書戶部郎官嘗佐大司徒經理財賦足國裕民聲稱翕然及出守建昌佐南安亦以最聞乃正德己巳始來吾婺以其郡劇而難治也厲精庶務凡前政之未便與奸胥猾民之夤緣官府以謀利而病民者皆剔而去之凡舊俗之好鬪訟崇戲劇悅淫妓與婚嫁侈費而女生不育者皆禁絕之崇雩水旱則反躬自責而有禱輒應寬恤災傷則封章屢奏而逋租是減廣儲蓄以備賑貸覈欺詭以正版籍皆實政之及民者也謂金華爲文獻舊邦號小鄒

魯而今不古若乃選取諸邑髦士肄業郡齋躬爲講授而造就之以東萊與何王金許五先生倡明道學則訪其遺書集其遺文刊示學者使知所趨向以宗忠簡潘默成之忠清世所尊仰則表其里居使人有所視效又使諸生講行鄉射冠祭等禮及肄習釋奠雅樂皆所以興禮義化民俗欲復昔時文獻之盛也越二載政教始孚而先生忽進位臺憲奉璽書往董山西學校之政出祖有日郡諸生某輩荷教甚厚咸惜其去而不可留也乃集其治行之焯焯者二十餘

事分題賦詩以頌其遺愛又相率造予山中丐言以  
贈其行予觀先生在金華以東萊五先生之道學教  
諸生則所以爲教者得其道矣卽其已然而推其將  
然尙奚假於予言哉夫山西卽古之冀州堯舜禹之  
故都皆在焉三聖相授受以精一執中爲修己治人  
之要道三代聖王以及孔曾思孟之所傳者皆是道  
也而程朱大儒與吾金華五先生之所推明者亦不  
外乎是道焉舜命契爲司徒敬敷五教而皋陶明刑  
以弼五教使民皆協于中故當時五典克從九德咸

事至於比屋可封人人士行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  
卓冠千古莫非是道作人之明効也厥後隋之王通  
剽竊其緒餘以中說教授河汾爲多士所宗其門人  
房杜魏徵輩柄用于唐亦足以輔成貞觀之治彼小  
用其道者且若是焉而況有大於是者乎聖天子柬  
命先生董教是邦豈非有意於唐虞之治欲自其故  
國而始耶教成一二而風行天下直易易耳其所望  
於先生者不亦重乎先生往涖是邦以三聖相傳之  
道啓迪後進使其朝夕乾乾進德修業爲孔顏之博

文曾子之格致子思孟子之明善以求其精爲孔顏  
之約禮曾子之誠正子思孟子之誠身以致其一而  
不徒爲科舉文字之學則可以希賢希聖而執中之  
道在是矣先生以是倡之則士生於三聖之故國者  
寧不奮然而興起乎異時教道有成英材輩出或爲  
皋益而陳謨於上或爲稷契而宣力於下致吾君於  
堯舜措斯世於唐虞庶幾不負所學不負聖明之柬  
任矣先生行哉予竊有望焉

送吳參政之四川序

乙丑九月

聖朝之制治天下也以幅員之廣郡邑之眾自畿輔外分爲十三布政司以統御之爲國家之藩屏其責任至重且大蓋卽虞之十二州牧周之方伯連帥也其設官也有左右布政使及左右參政參議焉然布政以一二人總政於內二參則分守列郡而旬宣於外其事最劇而加勞凡教化之興廢風俗之美惡財賦之盈縮徭役之輕重獄訟之聽斷與夫簿書期會之類皆分守者之所親理非材猷之超卓者莫堪其任故朝廷之授是官每艱其選而士大夫之得之者

尤不易也一或得焉人莫不爲之喜且樂者以其官職之崇不數載則進爲方伯爲都憲而廟堂之位可馴致也予則以爲君子欲之而未可以爲樂也蓋雖志可大行澤可遠施爲吾之喜然必能使其所臨之邦教化以興風俗以美財賦以充徭役以均獄訟以清而軍民無不得其所焉以樂吾之樂則吾之職可稱責可塞不負朝廷委任而後足以保其位而可樂矣不然則人將眊眊胥讒以作慝而來曠官之責吾欲求免其過且不可得而何以爲樂耶是則參政之



難爲又有甚於所難得也金陵吳君汝和以地官副  
郎擢守荊州仁而明敏而通歷七載而八受褒旌之  
寵天官賢其人也遂舉以參四川之政夫川蜀與荆  
爲鄰其民情土俗不甚相異能以其治荆者而治蜀  
雖兵民有眾寡土地有廣狹亦不過推其所爲而已  
夫何難哉則汝和不惟得其所喜而又進於樂矣予  
友僉憲徐君用美於汝和爲媼姪以其將之官也丐  
予言以爲贈予因推人情之所喜且樂者而汝和獨  
無愧焉因以慶夫蜀人其亦有所喜也夫其亦有所

樂也夫

送周宏毅還涪安序

甲午年

昭陽大荒落之歲予承乏來僉閩憲時憲長洪公副則應公皆世家涪安蓋吾鄉之先達長者重厚老成明習世故私竊自幸獲以職事相從諸凡政有未通事有可疑者得以諮而處焉過辱二公不鄙晚進相視特厚旦日同署公牘洗冤澤物退則從容私室敘鄉曲之雅煮茗清話意未嘗不歡然相得也已而又識周君宏毅于洪公所蓋公之淑人宏毅女兒也淑

人從公久宦于外宏毅篤念同氣不遠千里而來省  
焉其爲人端謹質實讀書尙義有古隱君子風公雅  
重之居無何宏毅買舟將歸洪公應公咸謂予曰宏  
毅歸有日矣盍爲一言以相其行予乃作而言曰浙  
之於閩雖曰壤地相鄰而有崇山之限迅湍之激昔  
人所謂雷霆入地建溪險星斗逼人梨嶺高信矣又  
其風氣頗殊水土亦異行者往往或憚其難非夫宦  
游之士商利之儔罕有至者吾聞昔宏璧之副閩憲  
也宏毅時省其兄嘗一至焉今以姊氏之故復爲此

來其心非有名利之累而僕僕焉躬跋履之勞非其厚於同氣之愛肯若是耶人之大倫有五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宏毅之於兄弟厚矣能充是心而達之於君臣於父子於夫婦於朋友以及宗戚鄉黨之間靡一不致其厚焉則於君子之道庶幾矣某也無似欲爲宏毅之厚而未能請因以是而勗宏毅之行可乎二公莞爾而笑曰旨哉子之言矣夫遂書以貽之

送姜推官還南昌序

吾邑昔爲州時知州有夾谷侯者治甚得民而不獲  
乎上因以罷歸先正禮部吳公贈以詩曰陋邦寧足  
駐旌麾不待尋常報政期宮有藻芹歌未已囊無蕙  
苾謗何爲纍纍金印青雲在落落丹心白日知得意  
孱庸非所羨祇留遺愛使人思邑人傳誦至今以爲  
美談前郡守劉公惟馨立朝有盛名而爲政亦不獲  
乎上被劾去官其事與夾谷侯相類予旣嘗誦吳公  
之詩以美其行矣今節推南昌姜君發身儒科來官  
吾郡處事精審斷獄明允守貳咸稱其能悉以郡政

委君裁決邇因吾邑缺令檄君蒞治其邑物眾地大  
賦重役煩加以路當衝要賓使紛至供億勞費民力  
不堪素號難治君爲之薄賦徭省供應清獄訟恤貧  
乏治豪猾祛蠹弊不兩月事皆就緒民皆悅之亦可  
謂能其官矣夫何當道者惑於萋斐之言而黜君人  
皆爲之不平君自謂吾居下位不能善事上官以失  
名譽罪固當去有母在堂而懷祿遠離定省久曠罪  
尤當去負茲二罪去之晚矣吾於人也何慊遂忻然  
而歸不以得失介意尤見君之高致吾邑父老聞君

解組皆悵然如矢怙恃莫不垂涕泣焉相率過予丐  
言爲贈顧區區鄙陋之言何足爲君輕重而君之歸  
亦有類於夾谷侯者敢仍借吳公之詩爲君而三復  
焉以致惜別之意云

送周樸軒歸上杭序

世之事親者莫不欲有以榮其親亦莫不欲有以養  
其親然非名登黃甲無以致其榮非身食天祿無以  
隆其養能如所欲而榮養其親者蓋亦鮮矣夫黃甲  
固甚榮也苟或不幸而居永感偏侍之下則雖荷寵

榮親不及見不能無風木之憾必其具慶在堂斯足  
爲榮之至焉天祿固可養也苟或王事靡盬而將父  
將母之不遑則祿雖可分而身不侍側又不能無望  
雲之思必其迎親就祿然後爲養之至焉能得乎榮  
養之至而滿其所欲者不尤鮮乎二者兼至吾於邑  
侯周君之父樸軒見之矣樸軒世家閩之上杭其大  
父尙毅以進士起家官六察有盛名樸軒幼有良質  
將繼志焉而蚤失怙恃累於幹蠱弗克從事於學乃  
篤於教子遣君就學邑庠時加警勵期底有成以纘



先緒君遂以妙年魁鄉薦登甲第鄉人莫不嘉嘆以爲有子而二親在堂壽考康寧豈非榮之至者乎迨君奉朝命來宰吾邑而明敏能斷練達有爲凡裁決政務供億軍旅修治城堡皆不勞而辦庭無留訟賦無宿逋監司郡守履行旌獎可謂能其官矣非有得於義方之教者乎政旣暇乃遣人奉迎樸軒偕母氏並臨官署以就榮養君以六百石之俸賜而具其服食以二百里之黎庶而爲其孫曾以緋衣墨綬爲斑斲而戲舞以澗江之水大田之秣爲春酒以介眉壽

凡可以悅耳目娛心志者罔不爲焉則所以養之者  
又極其隆而無不至矣居三歲朴軒忽以桑梓久違  
松楸在念有歸志焉會君亦以秩滿將爲考績之行  
乃不果留而命其內子扶侍以歸吾邑縉紳諸君子  
某輩咸謂樸軒是行使爲父者知所以教爲子者知  
所以孝大有補於風化也不可無一言以華其行乃  
相率賦詩而過予巧言爲贈予聞樸軒嘗謂君曰吾  
此來非爲溫飽計欲視汝居官行事能不負所教斯  
可矣三復此言則樸軒之所望於君者不旣厚乎夫

孝子之心無窮而道亦無窮彼以登第而榮其親與  
得祿之養其親亦云孝矣然豈若治行著聞而官位  
日崇恩命下頒推封所自足以顯其親者之爲愈乎  
又豈若立德樹勲追配古人休聲美譽流芳青史足  
以壽其親於不朽者爲尤愈乎然欲進於是焉亦豈  
待於他求哉惟今日行政推愛親之心以愛民而盡  
其仁異日立朝移事親之孝以事君而盡其忠則治  
行無不著聞勲德由是樹立所以顯其親壽其親者  
皆在是矣樸軒之所以教而君之不負所教者又豈

外於是耶君其勉乎哉予辱君知愛最深故於樸軒之歸不敢以他辭佞而推廣其所以望於君者以勵君之志云

新刊楊鐵崖詠史古樂府序

以下序羣書

昔蒙古氏之有天下也治率用夷而不師古禮樂刑政無足稱述獨文章一脉代有作者未嘗絕響若虞伯生范德機楊仲弘揭曼碩歐陽原功馬伯庸薩天錫暨吾鄉黃晉卿柳道傳諸人各以其詩文鳴莫不涵瀉茹和出入漢唐郁乎彬彬何其盛也然其時眾

作悉備惟古樂府未有繼者於是會稽楊鐵崖先生  
與五峯李季和始相倡和爲漢魏樂府辭崛強自許  
直欲度越齊梁而上薄騷雅偉乎其志哉至如詠史  
則季和每推服鐵崖爲上手鐵崖亦自謂余用三體  
詠史用七言絕句體者三百首古樂府體者二百首  
古樂府小絕句體者四十首絕句人易到古樂府不  
易到至小樂府則他人不能惟吾能之若此編所錄  
者特其一體耳成化癸巳御史中丞江浦張公巡撫  
閩中蒞政之暇出示某而語之曰鐵崖先生平日所

爲樂府詩最多今僅有存者天官少宰葉公與中曩  
爲僉都御史出撫東廣嘗得其門人吳復所編若干  
首已鋟諸木矣近得此帙于前江西提學黃先生純  
之子知州璫喜其詞古意古可興可觀讀之使人懲  
創感發隱然有三百篇之遺風特未得其全集耳茲  
將刻而傳之子盍爲序某辭不獲命乃復於公曰自  
王迹熄而詩亡一變而騷再變而選而樂府而歌行  
諸作至三變而爲律作者徒知從事聲偶之間而不  
能馳騁以極夫人情物理之妙其去古也遠矣獨先

生之作逸於思而豪於才抑揚開闔有美有刺陳義  
論事婉而微章上下二千年間理亂興亡之故若指  
諸掌而其命辭皆卽史傳故實彙括而成叶諸金石  
若出自然昌黎所謂橫空盤硬語妥貼力排鼻者先  
生有之是宜公之甚好而欲永其傳也雖然鐵崖法  
乎漢魏者也公且好尙之若是如有國風雅頌之音  
則其好之宜何如哉公之於文詞且欲復古而况爲  
政豈不欲行古道而使今之天下復於唐堯三代也  
耶斯則某也深有望焉乃若先生名系爵里與其文

行之詳見於宋太史景濂所爲墓誌者已暴於世矣  
茲不著云

重刊香溪范先生文集後序

進士唐君尙虞之治蘭谿也用儒飾吏善于其職克  
協上下聲稱翕然乃於涖政之餘閱地志訪遺書禮  
鄉賢將以興廢舉墜隆化美俗於是香溪先生范公  
之後曰永昌者出其家藏之集二十有二卷蓋先生  
從子右史蒙齋之所類也唐君讀而嘆曰先生之文  
世知誦習者心箴而已他蓋罕有知者今觀其言如



以恥爲入道之端以古之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又  
謂學者覺也心且不存何覺之有皆超然自得於學  
極有警發不獨心箴爲可取也故朱子有不知從誰  
學之語先輩謂其得於孟子者爲多若先生者豈非  
所謂豪傑之士哉幸此集尙存惡可使之泯沒而弗  
傳耶爰命鋟梓以惠學者而俾某識其末竊惟先生  
之學之文與其立身大節故侍郎陳公巖肖禮部吳  
公正傳序之詳矣某生也晚弗獲接聞前輩餘論於  
先生所造未能窺其萬一尙何讚其辭哉獨念吾鄉

聖賢之學前此未之聞也而濬其源者自先生始繼而後有東萊兄弟麗澤之講授又其後何王金許遂相繼以得考亭之統道學之傳於是爲盛非先生之功而誰功今當道學不傳之餘而唐君復以先生之文倡焉其所望於吾黨之士者不淺豈天意又欲大昌斯道之傳也耶不然何闕於前而顯於今耶誦其詩讀其書而遐想其人於數百年之上能無奮然興起者耶此某於唐君是集之刻所以重有感云

東陽文獻錄序